



共情

■ 郑茂琦

作家江子为何讲述一把军刀？因为它见证了贺龙元帅在旧军队的军旅生涯，又见证了他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由旧向新的转变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与坚定。贺龙，这位刀尖上的英雄，对于旧军队与人民军队的区别，他的体会和认识是深刻的。

在一次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上，记者们围住贺龙，向他提问：“贺司令官，请您谈谈大军入城的感想？”贺龙诙谐地答道：“记者先生，在我们解放军队伍里，没有什么司令官，只有司令员。我衷心地感谢人民这样热烈的欢迎。”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回顾人民军队的初创时刻，作家江子从一个经久锈蚀的物件中，发现了新的故事，激活了新的启示。

作家江子讲述的这个故事无疑是独特的。如果说革命历史人物的故事构成了他作品中的“骨肉”，那么真实可感的器物就是他作品中的“精魂”。看来，要想打动读者，除了知识与生活的积累，还要有情感的投入，也就是与书写对象命运的共情。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1

它两指宽，近一米长。它呈弧形，材料是青铜加钢，如果没有生锈，它肯定像一条闪闪发光的带鱼。

可现在，它的身上覆盖了南方经久的潮湿形成的锈迹，已经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把它与南方农家的锄头、镰刀、犁铧等农具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发现它的异质。

它的尖和刃依然非常锋利。如果握在手里轻轻一挥，一定还可以听得见嗡嗡吟吟。

它的依然黝黑发亮的龙头柄，让人猜测它可能有不凡的身世。是的，它是一把军刀，一把制作于清末的军人指挥刀。更准确地说，它是“新军”将领的佩刀。

说到“新军”，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张之洞、袁世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加强陆军力量，下令由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提督聂士成、袁世凯等编练新式陆军，“习洋枪，学西法”，史称“新军”，全称“新建陆军”。

这把刀，就是这支旧中国早期近代化陆军的专用佩器。

这把于19世纪末打造的、关乎国家尊严的利器，于1935年开始由湖南沅陵县清浪乡八方村一个陈氏家族精心保存，直到几年前才公开于世。

2

它的主人是谁？它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它的故事，需要从贺龙元帅讲起——

1925年2月16日，贺龙就任建国联军川军第一师师长。他得到了一把佩刀，就是这把“新军”指挥刀。

这已经是他从军的第11个年头。出生于1896年的贺龙，于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家乡组织兵运工作，从此蹶足行伍之间。到1925年，29岁的他，已经是一名拥有非凡战斗经历的战将了。

他先后领导了湘西暴动，担任了桑植护国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左翼第1梯团第2营营长、湘西护法援鄂军

民军第1路所属游击司令、湘西护法军第5团第1营营长、湘西靖国军第3梯团梯团长、湘西巡防军第2支队司令等职位。在湘西说起贺龙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的。那把有着“新军”血统的佩刀，就是他战功卓越的证明，也是他军职的象征。

在一张据说是他出任建国联军川军师长时的照片里，我们找到了这把军刀的踪迹。照片里，贺龙留着八字须，一身戎装，肩章和帽子上的缨珞垂下来，十二分的威武帅气。他的左手紧紧地握着一把军刀的刀柄。照片虽然没有拍到军刀的全身，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这把指挥刀。

11年的军旅生涯也让贺龙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他出身贫寒，长年追随着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讨贼，对中国军阀混战的现实和百姓的苦难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孙中山先生依靠地方军阀进行革命能否成功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之后他的职务一变再变：1926年7月他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8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他任第9军第1师师长，通电参加北伐。1927年2月他任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独立第15师师长。同年5月，他在河南西华县逍遥镇和临颍县小商桥两败奉军，成为了北伐军中著名将领。

手握指挥刀的贺龙所向披靡。那把刀远比他在1917年冬天与吴玉霖袭击慈利县长卫兵、拉起队伍的两把柴刀更威风凛凛。它让多少敌人闻风丧胆，又让多少湘西子弟生死追随！

这期间贺龙认识了共产党员周逸群。周逸群是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的战友兼同事，后来也成了他的战友——周逸群成为他的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了他的浓厚的兴趣。因为周逸群，他最终成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这意味着，他手中的佩刀改变了“刀法”——由三民主义换成了共产主义。这对于从旧军队中起家的贺龙，乃至整个中国军队，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崭新的纪年。

3

新“刀法”的首次实战是南昌起义。贺龙被前委书记周恩来委任为起义军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

众所周知，起义遭到了失败。贺龙率部南下，在瑞金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刀法”的首战之日，其实也是这把指挥刀的落幕之时。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新军”指挥刀乃是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队指挥系统里的物器，自然不适合崭新的人民军队使用。

但贺龙没有遗弃它。它是贺龙军旅生涯的见证，是贺龙的另一块骨头。虽然它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依然不妨碍他走到哪里，就把这把指挥刀带到哪里。

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从他的家乡桑植出发，踏上了长征路。他们顺利渡过了湖南省沅陵县沅水河，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桥梓坪村驻扎了下来。红二军团的指挥部，就设在当地岗岩自然村一个名叫陈定祥的贫苦农民家中。

红军在桥梓坪休整了四天。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群众建立红色政权，给群众送粮送物、送医送药。陈定祥家那栋破旧但温馨的老屋，人来人往，成为整个村子最热闹的场所。

贺龙与房子的主人陈定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传说中那把军刀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陈定祥看着红军打开地主老财家的粮仓，一袋袋往穷人家送，最高指挥官贺龙穿着却一如普通士兵，心里感慨极了。他得知贺龙的妻子蹇先任刚生下女儿，没有奶水，孩子饿得整天哇哇大哭，便找来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炖了，给蹇先任催奶。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人民军队的铁律。为感谢老陈，贺龙想着给老陈一笔钱，可老陈说啥也不肯收。贺龙最终把那把陪伴了他10年的指挥刀送给了陈定祥。他说：“老陈，你要好好收着这把刀，红军会回来的！”

4天以后，红二、红六军团兵分三路离开桥梓坪，向云贵高原进发。红军一走，陈定祥立即悄悄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把那把刀埋了起来。这么珍贵的物件，如果被蒋介石重来的国民党势力发现，如何得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定祥把刀从土里挖了出来。从此，珍存这把意义非凡的刀，成了他们整个家庭最为重要的事情。时光荏苒，到本世纪初，这把刀传到陈飞手里，已经传了整整五代。

201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沅陵县有关部门派人来到清浪乡八方村，进行有关红军长征历史的

调查核实工作。陈飞向来人讲述了这个故事，并想把这把指挥刀捐献给贺龙元帅的后人。

2017年5月，时年82岁的贺龙女儿贺捷生从北京赶到沅陵县接受了这一捐赠。她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小的孩子，也是那个82年前在那户农家因没有奶吃哭得撕心裂肺的婴儿。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看到这把刀，她不禁热泪盈眶，因为它不仅是父亲的遗物，它还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历史信息——它是人民军队一路披荆斩棘的珍贵物证，更是人民军队与人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

4

又是5年过去了，不知道这把军刀又增加了多少新鲜故事呀！我想着这把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刀。

真有机会能看到这把刀呀，看看这件英雄的佩器。真想听它讲述当年的历史风云，静静感受一百多年的霜雪在它的刀尖上沉浮，心中不知会生出多少充满文学美感的认知和想象——

这把刀的主人是贺龙元帅，龙形手柄上仿佛依然带着贺龙的体温，并且见证了贺龙的赫赫战绩与思想转变，而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这把刀是清末新军乃至国民党的军刀。而从南昌起义开始的中国革命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乃是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那一个伟大的夜晚，新型军队与旧式军队，敌与我，仅仅是以红领巾和手臂上的袖标作为区别。——这把刀不仅见证了贺龙从一名旧军人脱胎成为一名新军人，也见证了中国军队的重生一刻。

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名句似乎是专为它而写：“如此的残忍，如此的信念，如此冷静或天真的骄傲，而岁月徒然掠过，毫不留意。”



往期回顾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

接站

■ 雷锦涵

越是分居两地，见面时刻的仪式感就越重要。比如接站。

中尉蒋涵越越生气的，自己从青藏高原到丈夫部队的驻地探亲，这个刚刚提升为上尉的魏帅竟然敢不来接站，还美其名曰：有任务，抽不开身。

看着被窗外圣洁的青藏高原，蒋涵越轻叹了口气。这里空气纯净、风景如画，但对于长期驻守于此的军人来说，这片土地可没有那么浪漫。

魏帅在人群中有些鹤立鸡群，一米九的个头，瘦得笔挺的常服，再加上闪光发亮的帽徽，引得不少人频频回头。魏帅还配得上自己的名字。

蒋涵打来电话时，魏帅正在野外驻训，表示没时间接站。中队长知道情况后，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一年只有这么一次，工作再忙，也得去接站！

早上，他匆匆坐上了赶往机场的大巴，路上的颠簸、车厢内的嘈杂，也掩盖不住他喜悦的心情。终于，准时站在了出站口，翘首以盼妻子的出现。

他又仔仔细细地整理了一遍着装。手捧着一束鲜花，想着妻子看到自己时惊喜的神情，不免有些洋洋得意。这份爱跨越高原和群山，又怎能不让有情人为之珍惜终生呢？

手机响了，魏帅急忙点开那个熟悉的头像，可爱的小猪表情跃然屏上，是妻子发来的。

紧接着，又一条微信过来了：“老公，我看到你了，帅！”

人群中，她首先看到是那枚金灿灿的帽徽，那是两名军人爱情的见证。

终于见面了，他们相视一笑，一如初见。

■ 于纯浩 刘菲

驱鲨

大脑的判断，不能等它反应。”周永生下意识驱动手臂不断拨动头灯开关，在黑暗中标记着自己的位置。

一丝念头闪过——他甚至希望鲨鱼的视觉足够敏锐，敏锐到能够准确捕捉到这团暗红色的光斑闪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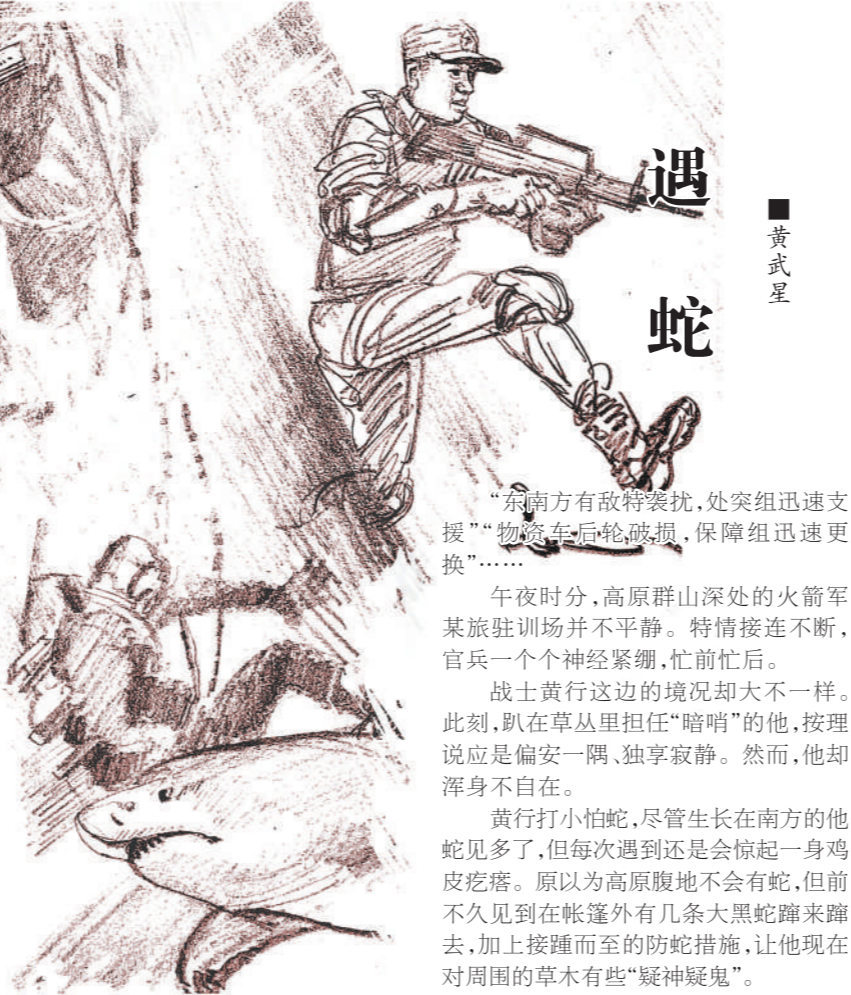
“当时就想着把它引到我这儿，绝不能让它到船尾去。船尾结构复杂，老孙在作业时肯定不好逃脱。”周永生屏住呼吸，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所有可能。

周永生曾听说，面对危险时，肾上腺素快速释放到血液中，人就会感觉不到恐惧。时间慢了下来。他仿佛看到驱逐舰正在身体周围稀释、消散，像扬起的沙砾回沙漠，像无根的草随波摆动，渐行渐远。

接着，时间又有如子弹离膛般加速进行。那个灰白色的身影突然在他眼前放大、放大。他甚至可以透过逼仄的视野瞥见惨白的巨齿在牙床上错落丛生，齿间喷着腾腾杀气。

“不知道附近到底有多少鲨鱼，不能见血。老孙一完成任务就马上撤离。”周永生瞪着双眼，不断地给自己下达指令。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到自己的胸腔仍在起伏。他感觉到十几米外的搭档正在扬起手臂切割网绳。他能感觉到水面以上的目光正在期待凯旋。他能感觉到黑暗中尾鳍的摆动，渐行渐远。他能感觉到捕食者失败的恨意。

“马上就要退休了，现在你还会选择这么危险的任务吗？”周永生的目光越过船头，洒向熟悉的海。时光短暂的驻足，仿佛在积蓄着冲散黑暗的力量。他的背影，散发着血性的光芒。



遇蛇

■ 黄武星

“东南方有敌特埋伏，处突组迅速支援”“物资车后轮破损，保障组迅速更换”……

午夜时分，高原群山深处的火箭军某旅驻训场并不平静。特情接连不断，官兵一个个神经紧绷，忙前忙后。

战士黄行这边的境况却大不一样。此刻，趴在草丛里担任“哨暗”的他，按理说应是偏安一隅，独享寂静。然而，他却浑身不自在。

黄行打小怕蛇，尽管生长在南方的他蛇见多了，但每次遇到还是会惊起一身鸡皮疙瘩。原以为高原腹地不会有蛇，但前不久久见到在帐篷外有两条大黑蛇蹦来蹦去，加上接踵而至的防蛇措施，让他现在对周围的草木有些“疑神疑鬼”。

怕什么来什么。有两名战士巡查到这，黄行爬起来半蹲着对完口令，然后又趴回去，但来人的手却依旧照着黄行潜伏的方向。黄行眯着眼睛，想看清他们在照什么，却顺着灯光越过黑魃魃的杂草，看到一根根粗细的柔软线条在蠕动。

“蛇！”刹那间，黄行一身的鸡皮疙瘩就冒了出来，脑后脑袋发蒙，心跳加快。这条蛇就在他眼前不到一米，刚才要是再往前趴一点……

“站起来，跳过去。”巡逻的战士喊道。黄行迅速起身，没等站稳就狠狠地向前一跃，脚刚落地，又使劲向前跃去，直到跃出草丛，用力又蹦了两下，然后转身检查了两遍，确保蛇没挂在身上，这才心有余悸地望向刚才潜伏的草丛。

演练还在继续，部队接到某阵地实施发射的命令。大伙都知道了黄行遇蛇的事，营长特地把他换到了处突组。

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



长征

第5500期